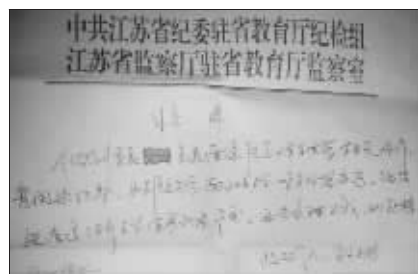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江苏省教育厅大院内办公,用红头便笺打收条,自称和教育厅领导“关系好”……当高考考生家长魏先生见到这样一位“人物”时,不得不相信对方是教育厅工作人员,神通广大。于是,家长先后将13万元交给对方,希望能把儿子“运作”进南京的本二院校。

可没想到的是,今年的招生录取都结束了,这事也没办成。魏先生最终才弄明白,这位“人物”其实是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法人代表,并非教育厅的工作人员。今年这位“人物”收了多位家长的钱,事却没全办成。花钱也就罢了,儿子上学也被耽误,魏先生气得向快报96060热线反映此事。

□快报记者 常毅 谢静娴



竟用红头纸写收条

“点招”捞钱捞到教育厅眼皮底下

■收了一位家长13万,直到招生录取结束,也没帮人招进本二院校
■不少家长深陷其中,省教育厅表示,此人和事情都与教育厅无关

【点招遭遇】

1. 见面:一开口就要七万

魏先生说,他家在外地,儿子今年高考考了336分(理科,本二省控线328分),想在南京上本二。“有人介绍,说教育厅有个朋友可以帮忙。”魏先生说,7月2日,他赶到教育厅大院内1号楼302室,见到了30多岁的程某。魏先生说,希望孩子能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金融专业。“他说没问题,教育厅领导,某室的处长,和他关系都不

错。”魏先生说,对方还放低声音说:“每年各高校都给他们点招的名额,大学校长都怕他们。”

“落实好了,你先交相关操作费7万,不包括学校收的点招费。”魏先生问学校点招费多少,“5万吧,学校收多少,你就交多少。”魏先生被告知“一点不能少”。

魏先生咬咬牙,觉得只要有把握,钱花就花吧。

2. 收钱:红头便笺写收条

程某建议魏先生都填南京的志愿,志愿先后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、南京工业大学和南京工程学院。“保证你儿子上其中一所。”两人谈话时,程某不断接到电话,都是为考生点招的事。

程某还给了魏先生自己的银行账户,让他将7万元汇入。并打了收条,用的便笺是红字白纸,抬

头是:“中共江苏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 江苏省监察厅驻省教育厅监察室”。内容是:“今收到魏某某点录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相关操作费用柒万元整,如其信息不行,南京工业大学,工程学院亦可。该生进南京三所大学读书此条作废。如若办理不成,此款将全部退回。收到人:程某。”

3. 催费:再汇六万点招费

7月24日,程某突然打来电话,让立即汇6万元点招费。魏先生不解怎么从5万变成6万。但对方称是学校统一规定的,不能少,并给了新账户。魏先生只好照办。

7月26日本二录取工作都已结束,网上一直查不到魏先生儿子的录取信息。他打程某电话,结果对方让再等等,并称自己“正在陪厅

领导吃饭”。7月28日本二征求志愿时,魏先生又问程某征求志愿填不填。对方表示没问题,填不填没关系。“我正和厅领导在一起。”

就这样,魏先生错过了最后一次本二的机会。7月30日一早,魏先生赶到程某的办公室,办公室一名女子说,“你小孩的事已尘埃落定,你放心等通知吧。”他只好走了。

4. 身份:是一家传播公司

8月2日,本三的报名工作开始了。魏先生上午9点就去找程某,但他不在。在等程某时,魏先生看到橱柜里有一张营业执照:南京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法定代表人正是程某。魏先生还在当天的《现代快报》上看到一篇报道:“181分想上专一学校,花钱就

行?”他心里顿时没底,于是打通了快报热线。

当天下午,程某还没回来,说正在陪厅领导吃饭,魏先生火了,“我这几天天天来,你都不露面。你再不来,我就到教育厅去反映了。”听魏先生这么一说,程某要他下午到上海路一家茶吧等他。

5. 露面:带操盘人说内情

在茶吧,魏先生还见到了程某带来的另外一个人。“这是南京工业大学的祁老师,事情由他操作。”魏先生问点招费交给谁了。对方说,“交给了南京某大学一位老师了,他是校长的亲戚。”程某称,8月4日各高校还会补招。魏先生问,还

要不要报本三。祁老师说,“你照常报名,再想办法调配到本二。”

8月4日一早,魏先生不停地登录省考试院的网站,并不停地打电话给程某。但对方让他等到晚上9点。魏先生又不打程某和祁老师电话,到最后对方都不肯接了。

6. 结果:事没成承诺退钱

8月5日零晨1点多,魏先生担心对方骗了钱走人,连夜往南京赶,并联系程某。“你办不成,把钱退给我。”程某承诺,“明天一早会把钱退给你。”并让他联系办公室另外一名女子。凌晨2点多,魏先生打通女子的电话,对方说“明天9点一

上班就把钱打到你的卡上”。魏先生又问,程某这次办成了几个?“她告诉我,办成了十多个,十多个没办成。全怪那个祁老师,他不是人。”女子称,这位祁老师是搞教育培训的,根本不是大学老师,“我们都上他当了。”

【记者探访】

房子是租的,讨钱的人不少

昨天下午,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西路的江苏省教育厅,进门可见的一幢大楼便是教育厅的办公所在地。魏先生所说的一号楼也就是程某的办公地点,就在大楼正后方。302室在这层楼的最东侧,大门紧闭,门外也没有任何挂牌。记者敲门,但一直没有回音。对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好像人不在,前段时间经常看见,他们具体是干什么的,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在一楼大厅处,记者碰上了这幢大楼的一位工作人员。记者表示,为了小孩上学的事要来找302的程某。一听这话,工作人员停顿了一下,叹了口气,对旁边的人说,“看,又是一个来找他的。”就在这时,办公桌上的电话

响了,“哦,你们找他啊,这会儿也有人在找他,在门口站着呢。”看来,又是来找程某的。

“这个楼是教育厅的吗?程某是在教育厅工作吗?”“不是不是,他也就是租了这个地方。”接完电话,工作人员连忙解释,这幢楼是教育厅一家直属事业单位的,房间也是对外出租的。这个程某好像开的是一家传播公司,租了一间房间,去年就来了,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工作人员。一开始也没发现异常,前段时间才发现有些不对劲,因为陆续有不少家长来找他,而且这都是来讨钱的。

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据说他在外面跟别人说,他能找关系,帮小孩破格录取。我们也听

家长说,好像去年他倒是办成功了几个,但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,都没成功。家长来找他,都是要求退钱。听说有十几个二十个人呢,收七万块还不算多的,据说还有的收了十万元。”

“钱倒是次要,如果因为这个耽误了孩子上大学的事,那可真是不得了。”这位工作人员还透露,程某个头大概也就1.7米左右,皮肤有点黑,略胖,看上去还比较憨。“我们这儿知道这事后,已经责令他搬走。昨天一直到晚上,他都在办公室,但今天好像没来。”

一个小时后,记者又来到这幢楼,希望能找到程某,工作人员说,“十分钟前,程某刚刚离开,看来他一直躲在办公室里,不愿意见人。”

【当事人说】

程某声称家长们的钱都退了

昨天下午,记者拨打了程某的电话。他承认,自己并不是教育厅的工作人员,的确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,也是通过朋友的关系才租到了教育厅大院里的房子。

“家长们的钱我都退了,这

事我不想再多说了。”程某说,“家长也是通过朋友找来的,没想到中间出了差池。当时我同意给家长帮忙的时候也有承诺,如果办不成就把钱退了。现在我也受到了惩罚,也被责令搬出现在

的办公地点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帮忙了,真的挺难的,我心里很难受。”程某说,“当时我把魏先生的钱给了南京一所高校的老师,对方是校长的亲戚,但最后没办成。”说完,他就把电话挂了。

【神秘人说】

所谓收钱人否认参与愿对质

根据魏先生提供的号码,昨天下午,记者联系到南京的这位老师,对方断然否认此事。

“这个姓程的我认识,见过两三次面,但我跟他没有任何合作。”他说,自己有时也做教育咨询工作。两三年前,有人介绍他跟程某见面吃饭,对方当时因为收了家长的钱,但没帮人家破格

上成南京某大学,家长与其纠缠不休。“此人臭名昭著。”这位老师再三重申,他与程某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,并且也不是对方所称的“大学校长的亲戚”,当然更不会在外面说这个。“我可以与他当面对质。”

不管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,最痛苦的还是魏先生和他的儿

子。“在我的追讨下,程某是把钱退给我了,但这有什么用。”所托之人让魏先生十分懊恼,分数超过本二省控线的儿子,错过了本二征求平行志愿的填报,现在只能上一所本三院校。“儿子一直不能接受这件事,没办法,学还是要上啊,只能以后想办法考研了。”

【教育厅说】

人和事都与教育厅没有关系

昨天,记者就此事找到江苏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。“啊?居然还有这样的事?”听记者说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他十分惊讶,“首先,可以肯定的是,这个程某不是教育厅的人,这件事也绝对和江苏省教育厅无关。这是明显的诈骗行为。”至于程某用的那张“中共江苏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 江苏省监察厅驻省教育厅监察室”的便笺是从何而来,他表示,这种便笺纸是非常容易仿造的,而且如果有人到办公室顺手牵羊拿走一些,也不会有人知道。

昨天,江苏环太律师事务所的张太中律师分析,根据魏先生

的描述,程某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,他是假借教育厅的地点优势,并利用红头便笺解除家长的防范心理,给当事人造成错觉,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,还得由公安部门根据相关证据调查后才能定性。

“这件事也给所有考生和家长上了一课。”昨天,高招专家特别提醒,考生和家长们要相信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发布的信息,不要相信小道消息。一定要走统一录取的正规之路,不要走歪门邪道。遇到问题时,也要注意向招生部门咨询,绝不能轻信所谓的招生中介和中介人。

【链接】

教育部重申 严禁点招考生

今年招生录取期间,教育部副部长陈希重申了今年高校招生的“六条禁令”。严禁点招录取考生就是禁令之一。

据了解,“六条禁令”包括:严禁指名录取考生,严禁体制外违规录取考生,严禁超范围擅自发放录取通知书,严禁通过虚假宣传吸引考生入学,严禁向考生家长收取任何费用,严禁招收所谓“军校委培或自费生”。教育部要求,对违规高校将予以下一年度限制招生或暂停招生的处理,并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。